

# 《苏武牧羊》

## 主要角色

苏武：老生  
 胡阿云：青衣  
 卫律：丑  
 李陵：小生  
 傅介子：老生  
 彭殷：武生  
 刘彻：老生  
 公孙敖：武生  
 单于：净  
 壶衍鞞：净  
 胡克丹：净  
 巴达赫：净

## 情节

汉武帝时，匈奴侵扰，汉武帝使苏武往议和。单于劝苏武降，苏武不从，被逐北海岸牧羊，十有余载，受尽艰辛，终不屈降。单于无奈，又以大都尉胡克丹之女胡阿云嫁苏武，亦无所动。后汉武帝发兵攻匈奴，单于兵败，遣苏武归汉。因不允胡阿云与苏武同行，胡阿云遂自杀。

## 根据《京剧汇编》第七十九集：马连良藏本整理

### 【第一场】

（麻金龙、麻金虎、牙里金、牙里豹同上。〔点绛唇〕。）

麻金龙、  
 麻金虎、  
 牙里金、

牙里豹（同白） 俺——  
 麻金龙（白） 麻金龙。  
 麻金虎（白） 麻金虎。  
 牙里金（白） 牙里金。  
 牙里豹（白） 牙里豹。  
 麻金龙（白） 列位请了！

麻金虎、  
 牙里金、

牙里豹（同白） 请了！  
 麻金龙（白） 今当大平章起兵攻取汉朝疆域，我等齐集营门，听候将令！

（内吹海螺。）

麻金龙（白） 催军号响，大平章升帐，我等两厢伺候！

麻金虎、  
 牙里金、

牙里豹（同白） 请！

（〔大开门〕。四下手、四番兵引胡克丹同上。）

胡克丹（引子） 统领雄兵，逞奇能，侵略汉庭。

（〔水龙吟〕。胡克丹入座。）

胡克丹（念） 威风凛凛统雄兵，黄沙滚滚宇宙昏。帐下健儿皆奋勇，夺取边关扰汉庭。  
 （白） 某，大都尉大平章胡克丹。单于驾前为官。只因汉王去岁兴兵伐宛，杀死宛王母舅，宛国投降。我国单于恐汉兵袭取，因此先出师攻取大汉朔方五郡。今当起兵之期。

众将！

麻金龙、  
麻金虎、  
牙里金、  
牙里豹 (同) 大平章！  
胡克丹 (白) 人马可齐？

麻金龙、  
麻金虎、  
牙里金、  
牙里豹 (同白) 俱已齐备。  
胡克丹 (白) 起兵前往！

麻金龙、  
麻金虎、  
牙里金、  
牙里豹 (同白) 啊！  
(【牌子】。众人同下。)

### 【第二场】

(四红文堂、彭殷同上。)

彭殷 (引子) 镇守狄道，秉忠心，扶保汉朝。  
(念) 钦承君命镇雄关，紧防匈奴扰祁连。化兵为农息征战，保守疆界守森严！  
(白) 本镇，朔方都尉彭殷。大汉天子驾前为臣。只因去岁大将军李广利兵定宛国，军威虽震，只恐匈奴借此犯边。奈连年争战，元气未复，本镇自到任以来，时时防备匈奴入寇。正是：  
(念) 边关重任须谨慎，南北不战早太平。

报子 (内白) 报！  
(报子上。)

报子 (白) 匈奴兴兵十万，前来攻打边关。  
彭殷 (白) 再探！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彭殷 (白) 且住！适才探子报道：单于发兵侵犯中原。待本镇先往敌楼，用言语稳住胡兵，再作道理。

(唱) 来，带马敌楼去者！  
狄道城外摆战场，  
大胆胡儿犯边疆。  
带马观阵敌楼上，

(彭殷、四红文堂同走圆场，同上城。)

彭殷 (唱) 黄沙滚滚遮太阳。  
胡克丹 (内西皮导板) 耀武扬威疆场上，  
(胡克丹、麻金龙、麻金虎、牙里金、牙里豹、四下手、四番兵同一字上。)

胡克丹 (唱) 要替单于逞刚强。  
(白) 呔！城上儿郎听者！大元帅胡克丹兴兵前来，及早开城投降，以免生灵涂炭！

彭殷 (白) 住了！想天朝并未责尔国贡献，因何无故侵犯中原，是何道理？

胡克丹 (白) 劝你好好开城便罢；如若不然，杀进城去，鸡犬不留！

彭殷 (白) 你国人马暂退四十里，候本镇奏知我主，再决雌雄。你意如何？

胡克丹 (白) 须要言而有信！

彭殷 (白) 岂能失信于你！

胡克丹 (白) 巴图鲁！暂退四十里！

麻金龙、  
麻金虎、  
牙里金、

牙里豹、  
四下手、  
四番兵 (同白) 啊!  
(麻金龙、麻金虎、牙里金、牙里豹、四下手、四番兵同下。)  
胡克丹 (三笑) 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哈.....  
(胡克丹下。)  
彭殷 (白) 好贼子!  
(唱) 胡儿竟敢来犯上,  
藐视天朝理不当。  
人来带马回衙往,  
(彭殷、四红文堂同下城, 彭殷上马, 一翻, 两翻, 彭殷下马。)  
彭殷 (唱) 速差飞报上奏章。  
(白) 且住! 胡儿人马, 有如潮水一般, 不免打本进京, 奏知我主, 再作道理。  
来, 溶墨伺候!  
(彭殷修本。【牌子】。)  
彭殷 (白) 旗牌走上!  
文堂甲 (白) 旗牌进见!  
(旗牌上。)  
旗牌 (白) 与元帅叩头!  
彭殷 (白) 现有告急表本, 限你七日之内送至帝都, 不得违误!  
旗牌 (白) 得令!  
(众人自两边分下。)

## 【第三场】

(公孙贺、司马迁、桑弘羊、张元伯同上。)  
公孙贺 (念) 朝臣待漏五更冷,  
司马迁 (念) 铁马将军夜渡津。  
桑弘羊 (念) 文官执笔安天下,  
张元伯 (念) 武将提刀定太平。  
公孙贺 (白) 本阁、公孙贺。  
司马迁 (白) 下官、司马迁。  
桑弘羊 (白) 下官、桑弘羊。  
张元伯 (白) 下官、张元伯。  
公孙贺 (白) 列位大人请了!  
司马迁、  
桑弘羊、  
张元伯 (同白) 请了!  
公孙贺 (白) 狄道彭殷, 有告急本章前来。圣上临朝, 一同启奏。  
司马迁、  
桑弘羊、  
张元伯 (同白) 看香烟霭霭, 圣驾临朝, 分班伺候!  
公孙贺、  
司马迁、  
桑弘羊、  
张元伯 (同白) 请!  
(四太监、大太监引刘彻同上。)  
刘彻 (引子) 尚武崇文, 承祖德, 盛世兴隆。  
公孙贺、  
司马迁、  
桑弘羊、  
张元伯 (同白) 臣等见驾, 吾皇万岁!  
刘彻 (白) 平身。

公孙贺、  
司马迁、  
桑弘羊、  
张元伯 (同) 万万岁！  
刘彻 (念) 罢黜百家崇六经，典修郊祀兴学宫。改行正朔历数定，韵协音律绍周宗。  
(白) 朕，大汉天子刘彻在位，承文景余荫，天下升平。今当早朝。  
众卿有本当殿奏来！  
公孙贺 (白) 臣启陛下：狄道彭殷，有告急本章到来，请陛下御览。  
(公孙贺呈表。刘彻看表。)  
刘彻 (白) 原来是匈奴犯边，卿家，计将安出？  
公孙贺 (白) 臣启陛下：想那单于恐天兵讨伐，故先来侵犯，可命天使前往，晓谕天子盛德；如其不明，再发兵讨之，不知圣意如何？  
刘彻 (白) 卿家所奏甚是，但满朝文武，何人可当此任？  
公孙贺 (白) 臣保荐中郎将苏武可当此任。  
刘彻 (白) 依卿所奏。司马迁捧旨晓谕苏武：不必陛辞，即日离京，前往和番。回朝另加升赏。  
司马迁 (白) 领旨！  
(司马迁下。)  
刘彻 (白) 退班！  
(众人自两边分下。)

## 【第四场】

(苏武上。)  
苏武 (引子) 恪守忠贞，侍天颜，兼养慈亲。  
(念) 一朝抱艺货皇都，喜供子职赞鸿图。生平愿遂忠和孝，料想苍天不负吾。  
(白) 下官、姓苏名武字子卿，乃杜陵人氏。先君讳建，曾在景帝驾前官拜大夫。下官蒙圣恩官居近侍，职任中郎，受朝廷之禄，怀社稷之忧。谙通文武，抱蕴古今。朝随仙仗，侍近天颜；暮入亲帟，勤供子职，且幸老母康健，夫妻和顺。值朝廷无事之秋，享臣子清慎之福。正是：  
(念) 但愿慈母多康健，国富民丰乐安然。  
(院子上。)  
院子 (念) 王命到府门，急忙报分明。  
(白) 启禀老爷：圣旨下！  
苏武 (白) 香案接旨！  
(四龙套引司马迁同上。)  
司马迁 (白) 圣旨下，跪！  
苏武 (白) 万岁！  
司马迁 (白) 听宣读！诏曰：朕览狄道彭殷告急本章，本应大兴讨贼之师，荡平番界；姑念两国交兵，生灵涂炭。今派中郎将苏武前去讲和，赐以随身旌节，永表忠贞。回朝之日，另行升赏。望诏谢恩！  
苏武 (白) 万万岁！  
司马迁 (白) 请过圣命！  
苏武 (白) 香案供奉。  
院子 (白) 是。  
苏武 (白) 有劳司马大人捧旨而来，有失远迎，二堂留宴。  
司马迁 (白) 圣命在身，不敢久停，就此回朝交旨。  
苏武 (白) 奉送！  
(四龙套、司马迁同下。)  
苏武 (白) 家院，有请老夫人！  
院子 (白) 有请老夫人！  
(苏母、苏夫人同上。)  
苏母 (引子) 白鬓皓首，喜吾儿，侍奉当朝。

苏武 (白) 孩儿参见母亲！  
 苏母 (白) 罢了，一旁坐下。  
 苏夫人 (白) 老爷万福！  
 苏武 (白) 夫人少礼，请坐。  
 苏母 (白) 我儿，朝命到来，为了何事？  
 苏武 (白) 母亲有所不知，只因番邦侵犯，总镇彭殷告急前来，圣上恐其生灵失所，命孩儿前去讲和，两罢干戈；以安中原。只是孩儿有老母在堂，放心不下。  
 苏母 (白) 我儿不必忧愁，家中有媳妇侍奉，你只管前去，有道是：尽忠即是孝。  
 苏夫人 (白) 老爷此去和番，但放宽心，老母堂前我当侍奉。不知何时启程？  
 苏武 (白) 圣命在身，即刻就要启程。  
 苏夫人 (白) 妾身备酒，与老爷饯行。  
 苏武 (白) 有劳夫人。正是：  
 (念) 自古尽忠难尽孝，  
 苏母 (白) 忠孝原是路两条。  
 (苏武、苏母、苏夫人同下。)

## 【第五场】

(四龙套、张胜、常惠同上。)  
 张胜 (念) 为免刀兵乱，  
 常惠 (念) 奉命去和番。  
 张胜 (白) 张胜。  
 常惠 (白) 常惠。  
 张胜 (白) 请了！  
 常惠 (白) 请了！  
 张胜 (白) 你我跟随苏大人，出国和番，若能两国和好，自能免了刀兵之苦。倘若和番不成，你我流落北番，家中抛下老小，岂不作了他乡之鬼！  
 常惠 (白) 照你这么一说，咱们是有去的路，没有回来路的啦？  
 张胜 (白) 我怕是这样。  
 常惠 (白) 你这个人，真是顽固不化的旧脑筋！  
 张胜 (白) 怎见得？  
 常惠 (白) 如今你我跟随苏大人奉命和番，光是安家银子就是不少。到了北国，住上两三个月，然后回来一享福，岂不美哉！  
 张胜 (白) 只怕有去无还吧！  
 常惠 (白) 呃！你怎么啦？纵然死在北国，也落一个名垂千古啊！  
 张胜 (白) 说的对。大家前往！  
 (众人同下。)

## 【第六场】

(四龙套、彭殷同上。)  
 彭殷 (西皮散板) 盼望救兵兵不到，  
 终日愁思把心劳。  
 只怕狄道关难保，  
 且听探马报根苗。  
 四龙套 (内同白) 苏大人到！  
 彭殷 (白) 有请！  
 (四龙套、张胜、常惠、苏武同上，苏武持节立，彭殷拜。)  
 彭殷 (白) 吾兄此行，只恐卫律从中煽惑单于，我兄不可不防！  
 苏武 (白) 既奉使命，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何惧胡儿！  
 彭殷 (白) 吾兄此去，也当见机而行。  
 苏武 (白) 讲什么“见机”二字？持节前往，节存兄在，节去兄亡。断不违背也！  
 (唱) 捐躯报国把忠尽，

彭殷 (唱) 不负君王雨露恩。  
保守城垣靖边境,  
防察奸细要小心。

苏武 (唱) 胸怀壮志朝前进,  
(四龙套、张胜、常惠、苏武同出城。四龙套、彭殷同送。)

苏武 (唱) 若不和番我是不回程!  
(苏武、四龙套、张胜、常惠同下。)

彭殷 (唱) 传令回关守边境,  
且候探马报好音。  
(四龙套倒领进城, 同下。)

## 【第七场】

(四小番、卫律同上。)

卫律 (引子) 要劝忠良为不义, 假迎逢, 且作投机。  
(念) 全凭三寸舌, 打动苏子卿。若得他心肯, 同为北国臣。  
(白) 下官、卫律。原是汉朝臣子, 改做匈奴官儿, 早将故园忘在九霄云外。只因汉朝苏武到此和番, 狼主知道他是个忠良, 命我前去劝他归降。他若肯降, 北国岂不是又添一条膀臂? 况我二人曾一殿为臣, 又有世谊。待我用言语劝他弃了故国, 同在北国做个大大的官儿, 我在狼主面前, 岂不又是一件大功?

(唱) 小番, 带马金华!  
子卿来在番邦道,  
天赐北国一英豪。  
心中言语安排好,  
要使苏武弃汉朝。

四小番 (同白) 来到金华。  
卫律 (白) 上前通禀!  
小番甲 (白) 门上有人么?  
(常惠上。)

常惠 (白) 哪儿来的?  
小番甲 (白) 丁大王拜访。  
常惠 (白) 候着!  
有请大人!

(苏武上。)

苏武 (白) 何事?  
常惠 (白) 丁大王求见。  
苏武 (白) 哦, 番官丁大王拜访? 你去对他言讲: 天朝礼教, 凡人臣出使异国, 除公务之外, 概无私交。日后番廷相见。

常惠 (白) 苏大人言道: 天朝礼数, 凡人臣出使异国, 除公务外, 概无私交。日后番廷相见。

卫律 (白) 去对你家主人言讲, 只说故人求见。  
常惠 (白) 启大人: 来说故人求见。  
苏武 (白) 故人求见? 说我出迎!  
常惠 (白) 大人出迎!

(常惠下。卫律进见。)

卫律 (白) 苏仁兄久违了!  
苏武 (白) 哦哦哦, 原来是卫律兄! 怎么又是丁大王, 这是什么缘故哇?  
卫律 (白) 唉, 那小番们不会讲话, 什么丁大王, 就说卫律也就是了。  
苏兄!

(念) 与兄久不见, 相见叙衷肠。  
苏武 (念) 君亲待子久,  
(白) 兄啊!  
(念) 因何不还乡?

卫律 (白) 这个……承教承教！仁兄请上，受卫……

苏武 (白) 且慢！下官符节在手，君命在身，凡为臣子者，见此应当参拜！  
(苏武视卫律，卫律不理。)

苏武 (白) 兄既不参君，何劳泛礼！

卫律 (白) 如此，只行常礼了！

苏武 (白) 君命在身，不敢还礼。请坐！

卫律 (白) 请！  
(苏武持节昂然坐大边。卫律坐小边。)

卫律 (白) 小番们，回避了！

四小番 (同白) 啊！  
(四小番同下。)

卫律 (白) 苏兄，非是小弟不念故国，只因单于待弟情同骨肉，难以相辞，这就是知己之感，受恩深处便为家了。  
(苏武冷笑。)

苏武 (白) 嘿嘿嘿……好个“受恩深处便为家”！

卫律 (白) 此乃是不得已而为之呀。

苏武 (白) 好一个“不得已而为之”！

卫律 (白) 请问令堂与尊嫂纳福？

苏武 (白) 托庇平安。

卫律 (白) 如今汉朝朝政何人掌管？

苏武 (白) 霍老将军。

卫律 (白) 还是这老儿？

苏武 (白) 年纪虽老，越发地精壮了！

卫律 (白) 老当益壮。请问仁兄，在路上行了几日？

苏武 (白) 两月有余。

卫律 (白) 哎呀，快得很哪！

苏武 (白) 王命在身，岂敢延缓！

卫律 (白) 是啊，记得吾那年由长安来的时候，整整行了六十余日。

苏武 (白) 这六十余日，也是两月有余。

卫律 (白) 哎哟哟，如此是一般，哈哈……倒成了笑话了。唉！沙漠之地，委实地难行。仁兄如此远涉而来，有何公干！

苏武 (白) 下官奉了圣上旨意，念百姓流离之苦，免动刀枪，转来与北番讲和，两罢干戈。但不知番王意下如何？

卫律 (白) 和的好！好！好！我想龙争虎斗，何代无之。只是烦劳贵步，远涉而来。

苏武 (白) 此乃是臣子分内之事，何劳之有！

卫律 (白) 这个……小弟昨日在狼主面前，正议国事，忽有小番来报，说南朝来了一位使臣，我就问是哪一位呢？那小番倒也伶俐，说是尊驾到此。小弟就在狼主面前把仁兄这些忠、孝、才、能，一一讲的明明白白。狼主十分欢喜。哈哈……

苏武 (白) 他乃番国王子，晓得什么？

卫律 (白) 我家狼主，虽是个番王，倒也重爱贤臣。我想：狼主是位贤主，仁兄是位嘉宾，岂不终朝和美？为此着小弟前来顺说仁兄，降顺北国，与卫律同享荣华，共受富贵。谅仁兄必然见允。来来来，就请仁兄与小弟一同去见我家狼主，请！

苏武 (白) 此言差矣！

卫律 (白) 怎么差了呢？

苏武 (白) 我今奉命而来，只为生灵涂炭，特地讲和，以安中原。并不是叫我前来求功名、觅富贵。况我苏门世受汉朝大恩，恨不能粉身碎骨以报君恩；怎肯学那背主忘恩之徒，撇妻舍子降顺外国，以丧臣节？我至死决难从命！卫兄，似你这样伤风败俗之言，从今以后，你要谨慎哪谨慎！

卫律 (白) 苏仁兄，你不降倒也罢了，可惜卫律在狼主面前的一番保举呀！

苏武 (白) 谁叫你多事！

卫律 (白) 我赞美仁兄是盖世奇才。

苏武 (白) 不劳你过奖！

卫律 (白) 我家狼主，十分欢喜。

苏武 (白) 他欢喜什么?  
 卫律 (白) 仁兄若降北国, 岂不是贤主嘉宾终朝和美?  
 苏武 (白) 你说的乃是梦话!  
 卫律 (白) 听我相劝, 你的富贵不小!  
 苏武 (白) 我命小福薄, 受不得那些荣华富贵!  
 卫律 (白) 依我之见, 还是归降的好!  
 苏武 (白) 我怕骂名千载, 遗臭万年。  
 卫律 (白) 你今身入虎穴, 只怕难逃公道!  
 苏武 (白) 住口!  
 (唱) 卫兄把话讲差了,  
 男儿有志当自豪。  
 忠肝义胆天日照,  
 平生不怕杀人刀。  
 卫律 (白) 苏仁兄, 你看我赐号封王, 何等荣耀!  
 苏武 (白) 哎!  
 (唱) 封王拜相全不要,  
 纵然一死在阴曹也落得个清高。  
 卫律 (白) 果然死了, 倒也罢了。只怕落在圈套之中, 插翅难飞!  
 苏武 (白) 呸!  
 (唱) 任你设下牢笼套,  
 生死哪放我心梢!  
 要想苏武归顺了,  
 红日西起海枯槁。

(四小番同上。)

卫律 (白) 住了!  
 (唱) 身入虎穴怎逃往,  
 自有法儿叫你降。  
 怨气不息把马上,

(卫律上马。四小番、卫律同下。)

苏武 (唱) 一腔怒气上胸膛。  
 高堂年迈心悬望,  
 岂肯背主把番贼降?  
 卫贼目下风光好,  
 难免骂名千载扬。

(苏武下。)

### 【第八场】

(四龙套、单于同上。)

单于 (唱) 汉朝苏武奉使命,  
 前来讲和息战争。  
 闻他才能非闲等,  
 劝设归降保朝廷。

(四小番、卫律同上。)

卫律 (唱) 苏武言语真可恨,  
 破口大骂辱我身,  
 (白) 臣、丁灵王卫律把苏!  
 单于 (白) 罢了, 一旁坐下。  
 卫律 (白) 谢坐。小臣交令!  
 单于 (白) 顺说苏武之事, 怎么样了?  
 卫律 (白) 小臣奉命顺说苏武, 谁想他不肯归降, 反将小臣大骂一阵, 并且说道: 若要归降, 除非是日出西方!  
 单于 (白) 他今不降, 如何是好!

卫律 (白) 小臣倒有一条妙计。

单于 (白) 有何妙计？

卫律 (白) 少时狼主传旨，将苏武唤到，先用善言开导，劝他归降。他若不降，将他发往北海牧羊，待等公羊生乳，放他回国。如此软困，不要说是苏武，就是一块生铁，也要软的！

单于 (白) 好，言之有理。  
苏武上殿！

龙套甲 (白) 苏武上殿！

苏武 (内白) 来也！  
(苏武上。)

苏武 (唱) 金华驹内接命令，  
单于传见汉使臣。  
特地前来安边境，  
为救两国军与民。  
互罢干戈守疆境，  
两相和好息战争。  
上体天心惜民命，  
一念慈祥福自生。  
圣天子钦赐和番令，  
苏武奉旨走风尘。  
手捧符节番廷进，  
见番君还要见机行。

(白) 请了！

单于 (白) 你就是汉使苏武么？

苏武 (白) 正是。

单于 (白) 我道你是南朝使臣，必然知礼；如今才知你是个不晓礼义之辈！

苏武 (白) 何以见得我不晓礼义呢？

单于 (白) 你见了孤家，并不施礼，是何缘故？  
(苏武笑。)

苏武 (白) 我苏武奉天子之命，到你邦和好，手持节旄，如君王诏旨。我主乃四海之主，你不过小邦之王，礼应下来参君。你不离座，便是失礼；反责我无礼，真真岂有此理！

单于 (白) 这……孤家也不计较于你。你既前来和好，须要依孤王一件。

苏武 (白) 哪一件？

单于 (白) 要你归降我国。

苏武 (白) 你出言差矣！自古忠臣不事二主，岂能归降你国也！  
(唱) 胡儿休要胡言论，  
我岂惧你番邦乱胡行？  
大宛曾害汉使命，  
宛王人头挂都门。  
早拚一命把忠尽，  
何惧在北国丧残生！

单于 (白) 住了！  
(唱) 出言大胆令人恨，  
擅敢无知任意行。  
将他打在北海岸，  
看他贪生不贪生！

(四小番押苏武同下。)

单于 (白) 丁灵王，他不投降，如何是好？

卫律 (白) 今日不降，还有明天，总要叫他投降我邦。

单于 (白) 此事全在你的身上。

单于、  
卫律 (同笑) 哈哈……

(众人同下。)

### 【第九场】

(李陵上，起霸。)

李陵 (念) 善习骑射艺超群，耻为贰班后队行。三千壮士皆奋勇，踏破胡城救子卿。

(四上手自两边分上。)

李陵 (白) 俺、李陵，在汉帝驾下为臣。奉了圣上旨意，带领三千人马，绕道金雀关搭救苏武还朝，今当黄道吉日，正好起兵。

众将官！

四上手 (同白) 有！

李陵 (白) 兵发金雀关！

四上手 (同白) 啊！

(李陵、四上手同下。)

### 【第十场】

(〔急急风〕。四番兵、四下手、胡克丹同上。李陵、四上手同上，会阵。)

胡克丹 (白) 来将通名！

李陵 (白) 汉朝大将李陵。尔乃何人，挡我去路？

胡克丹 (白) 俺乃单于国领兵大元帅胡克丹是也。

李陵 (白) 反贼！劝你收兵回去，对那番王言讲：好好放回我朝苏武，两国从此和好；如若不然，管叫尔鸡犬不留！

胡克丹 (白) 一派胡言，放马过来！

(李陵、胡克丹同起打。胡克丹、四番兵、四下手同败下，李陵、四上手同追下。胡克丹上。)

胡克丹 (白) 且住！小将杀法厉害，他若追来，回马鞭伤他！

(李陵上，胡克丹鞭打李陵，四番兵同擒李陵。)

四番兵 (同白) 汉将被擒。

胡克丹 (白) 绑回朝去！

四番兵 (同白) 啊！

(众人同下。)

### 【第十一场】

(四番兵、单于同上。)

单于 (唱) 龙袍玉带衬羊裘，  
鬻篥声吹闪玉楼。  
千员番将多英勇，  
孤家独坐在幽州。  
苏武打在北海口，  
谅他不久丧荒丘。  
将身坐在九龙口，  
孤王有道掌龙楼。

(胡克丹上。)

胡克丹 (白) 大王在上，胡克丹参拜！

单于 (白) 少礼。命你镇守关口，怎么样了？

胡克丹 (白) 今有南朝李陵兴兵前来，被臣拿住，请主定夺。

单于 (白) 将李陵押上殿来！

胡克丹 (白) 领旨！

巴图鲁！将李陵押上殿来！

(四番兵押李陵同上。)

单于 (白) 哇！你今被擒，见了孤王为何不跪？

李陵 (白) 我乃天朝大将，岂肯跪你？

单于 (白) 还是这样倔强，推出斩了！

胡克丹 (白) 且慢！启狼主：李陵乃汉朝有名大将，人品出众，武艺高强，若是归降我邦，岂不是又得一员虎将？

单于 (白) 大元帅上前！

胡克丹 (白) 领旨啊！

李将军，我看你人品出众，武艺高强，若肯归降我主，不失封侯之位。将军要再思再想！

李陵 (白) 呀！

(唱) 蝼蚁尚且惜性命，  
事已至此降他人。

(白) 要俺归降不难，叫你主亲自与俺松绑。

单于 (白) 待孤与你松绑。

(单于与李陵松绑。)

单于 (白) 请坐！

李陵 (白) 谢坐！归降来迟，尚祈恕罪！

单于 (白) 大元帅！

胡克丹 (白) 狼主！

单于 (白) 孤看李将军人品出众，有意将花艳公主匹配于他，你意如何？

胡克丹 (白) 狼主开恩。

李将军还不上前谢过！

李陵 (白) 俺今被擒，多蒙狼主不杀之恩，又将公主许配，感恩非浅。

(李陵跪。)

单于 (白) 暂且下殿更衣，择吉成婚。

李陵 (白) 谢狼主！

(李陵下。)

单于 (白) 大元帅，吩咐择选黄道，与公主完婚。退班！

(众人自两边分下。)

## 【第十二场】

(胡阿云上。)

胡阿云 (引子) 身长胡地，闺门女，粉面芙蓉。

(白) 我、胡阿云。爹爹胡克丹，在匈奴国王驾前为臣，是他今早入朝，这般时候还不见回来，莫非有什么国事缠身吗？正是：

(念) 伴君如伴虎，岂得任自由！

(唱) 思念天伦二堂上，  
作忠作孝理应当。

(胡克丹上。)

胡克丹 (唱) 世音真有混沌状，  
怎不叫人笑断肠。

胡阿云 (白) 爹爹万福！

胡克丹 (白) 罢了，坐下。哈哈……

胡阿云 (白) 爹爹为何发笑！

胡克丹 (白) 我笑那苏武与李陵的性情，各有不同。

胡阿云 (白) 有何不同哪！

胡克丹 (白) 想那苏武出使我国，狼主劝他归降，他是执意不从。后来我国与汉朝交战，将那李陵擒来，狼主看他文武全才，劝他归降，他就应允，狼主大喜，将他招为驸马。若是把他二人一比，那苏武岂不是个愚人么？怎不叫我好笑哇！哈哈……

胡阿云 (白) 啊爹爹，他二人岂能同日而语哪！

胡克丹 (白) 怎么不能同日语？

胡阿云 (白) 想那苏武，忠于汉室，威武不屈，令人可敬；那李陵背主求荣，遗臭万年！

胡克丹 (白) 听你口口声声夸那苏武，莫非你有嫁他之心么？小小年纪，胡言乱语，还不与我退下！

胡阿云 (唱) 父女存心不一样,  
难免爹爹说短长。

(胡阿云、胡克丹自两边分下。)

【第十三场】

苏武 (内二黄导板) 汉苏武受苦在沙漠苦海,  
(三羊形、苏武同上。)

苏武 (唱) 不由人一阵阵痛伤心怀。  
(哭) 儿的娘啊!

(唱) 想当初在朝中居官为宰,  
朝欢暮乐好不开怀。  
闲来时游玩在郊外,  
闷来家中把宴排。  
高堂母夫妻们多安泰,  
欢欢乐乐好不快哉!  
到如今独宿在荒郊以外,  
冷冷清清痛苦悲哀。  
可叹我身上无衣夜无盖,  
腹内无食饥饿难挨。  
我有心将身儿跳入北海,  
不清不明所为何来?  
到如今我只得暂且忍耐,  
望苍天保佑我待等时来。

(白) 且住! 前者打鱼之人对我言道: 汉将李陵带领三千人马, 在金雀关征战。我想李陵带兵而来, 必然是搭救于我。昨日又听人言讲: 李陵被胡人拿住, 狼主见喜, 招为东床驸马。我想李将军乃是我国有名的上将, 岂肯在番邦招赘? 此乃传言, 难定真假也!

(唱) 降顺番邦良心丧,  
有脸难来见故乡。

(内呐喊。)

苏武 (唱) 耳边又听人喧嚷,  
想必是卫律贼又来劝降。

(小番、李陵同上。)

李陵 (白) 某、李陵, 曾在汉帝驾前为臣。奉了圣上旨意, 带领人马, 绕道金雀关, 搭救苏武。不想寡不敌众, 是俺失神被擒。多蒙狼主不忍伤害, 反将公主匹配于我, 每日朝欢暮乐, 倒也潇洒。今奉狼主之命, 去至北海顺说苏武降顺北国, 免得受苦。就此走走!

(李陵、小番同走圆场。)

李陵 (白) 来此已是。  
苏兄在哪里?

苏武 (白) 啊, 你、你、你敢么是李少卿么?

李陵 (白) 正是小弟。  
小番回避了!

(小番下。苏武细看。)

苏武 (白) 啊贤弟, 你这身荣耀, 敢莫是错了念头了?

李陵 (白) 唉, 一言难尽! 那旁有一石块, 你我坐下再讲。

(李陵、苏武同坐。)

李陵 (白) 仁兄容禀!  
(唱) 汉王那日把旨传,  
赐与小弟人马三千。

苏武 (白) 哪里出征?

李陵 (唱) 只望着到沙漠救你回转,

来与仁兄报仇冤。  
 苏武 (白) 有劳贤弟。  
 李陵 (唱) 寡不敌众难交战，  
 苏武 (白) 便怎么样呢？  
 李陵 (唱) 无奈降番甚羞惭。  
 苏武 (白) 如此说来，你是降了那胡奴了。  
 李陵 (白) 兄长，那单于甚是惜才重贤。  
 苏武 (白) 惜才重贤，敢是封了你什么官职了？  
 李陵 (白) 他招俺为婿，将花艳公主许配与我，俺被名利所牵，万不得已的苦衷，望兄长宽恕！  
 苏武 (白) 呀呀呸！你在此享受荣华，竟将朝廷、家眷都忘怀了么？  
 李陵 (白) 兄长啊！  
 (唱) 天子震怒谕旨传，  
 抄没家资祖冢迁。  
 满门家眷遭刑斩，  
 苏武 (白) 你平日忠孝之心哪里去了？  
 李陵 (唱) 忠孝心肠化灰烟。  
 苏武 (白) 你今日到此何事？  
 李陵 (白) 只因单于看重贤才，命小弟劝解吾兄同侍北朝。  
 苏武 (白) 唉，贤弟呀！  
 (唱) 宁拼一死心无憾，  
 放下节杆难上难。  
 将身葬在北海岸，  
 秉定忠心铁石坚。  
 李陵 (白) 吾兄忠心不二，小弟不敢过分劝解。此番前来尚有一事，只因受降城外新筑一台，名曰“望乡台”。请兄长到彼，往南一拜，以表仁兄忠孝之心。  
 苏武 (白) 既有此台，正好借此望望家乡。  
 李陵 (白) 如此，兄长请！  
 苏武 (念) 客邸思乡切，家国未得归。  
 李陵 (念)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小番暗上。苏武、李陵同上台。)  
 苏武 (白) 不知何处是我家乡？  
 李陵 (白) 往南一带，便是汉朝分关的交界。  
 苏武 (白) 唉，你看云山满目，烟树模糊，就是分关的交界了。待我权向家乡望空一拜！  
 (唱) 远望着长安城双目流泪，  
 思想起汉天子好不伤悲！  
 想当初汉朝中君正臣美，  
 (哭头) 我主爷呀！  
 (唱) 到如今心在南身在塞北。  
 恨只恨贼卫律与我作对，  
 他将我困北海不能南归。  
 每日里打至在羊群队内，  
 到晚来睡荒郊苦苦伤悲。  
 想起了我主爷恩高德贵、恩高德贵！  
 猛想起年迈娘心好惨哉；  
 高堂上老娘亲倚门落泪、倚门落泪，  
 李陵 (白) 仁兄请下台吧！  
 苏武 (唱) 望家乡数万里有翅难飞。  
 (苏武、李陵、小番自两边分下。)

## 【第十四场】

(四太监、大太监引刘彻同上。)

刘彻 (唱) 自高祖开基业传孤接位，  
全仗着文修政武又齐备。  
每日里设早朝国政议对，  
有文臣和武将参酌一回。

(傅介子拿手本上。)

傅介子 (唱) 前日里那单于国书呈递，  
他国内改国号新主登基。  
(白) 臣傅介子见驾，吾皇万岁！

刘彻 (白) 平身！

傅介子 (白) 万万岁！

刘彻 (白) 卿家上殿有何本奏？

傅介子 (白) 臣启万岁：今有匈奴老王晏驾，新主接位，呈递国书，请我主御览！

刘彻 (白) 待孤看来！

(刘彻看本。)

刘彻 (白) 原来如此。

傅介子 (白) 臣启陛下：十数年前，我朝苏武前去和番，至今未回，乘他国改换国号，国事未定，可命公孙敖，统领大兵十万征讨，直捣胡巢，讨苏武回朝！

刘彻 (白) 依卿所奏，并派卿随同前往，参赞戎行，务要令其放苏武还朝！

傅介子 (白) 领旨！

(傅介子下。)

刘彻 (白) 退班！

(四太监、大太监、刘彻自两边分下。)

## 【第十五场】

(【牌子】。四番兵、巴达赫同上。)

巴达赫 (点绛唇)  
(念)  
(白) 生长番邦，武艺高强，韬略广，镇守边疆，南朝谁敢挡！  
血染沙场月色寒，英雄何日取长安？几番难展擎天手，空把金刀挂马鞍！  
某，匈奴国大将军巴达赫，奉命镇守边界。十余年前，与汉朝交兵，大获全胜。他国命苏武前来讲和，被老王拘留海上，十有余年。如今老王晏驾，新主登基。那汉王闻得此信，下了一道战书，要与我国交战，讨回苏武。不免报与主公知道。  
得！巴图噜！带马！

四番兵 (同白) 啊！

(【牌子】。众人同下。)

## 【第十六场】

(李陵、卫律同上。)

李陵 (念) 一念之差千秋恨，回忆前尘怨自身。

卫律 (念) 地北天南悲往事，思想亲人泪占襟。

李陵 (白) 李陵。

卫律 (白) 卫律。

李陵 (白) 啊仁兄，想你我之祖父，历侍汉朝，名标青史。不想你我困在番邦，无奈归顺匈奴，骂名千载，使人好不伤感也！

卫律 (白) 事已致此，说也无益了。

李陵 (白) 你我倒也罢了，只是那苏武，海上牧羊，受尽风霜劳苦，须要想个主意，救他还乡，才不负同朝之谊。

卫律 (白) 如今新主登基，国法又非昔比。只恐万难放他，贤弟请想！

李陵 (白) 我倒有个主意在此。

卫律 (白) 有何高见，请教请教！

李陵 (白) 少时狼主登殿，你我奏道：苏武持节不降，也有十数载矣，人才可惜。不如择一女子，赐他为妻，那苏武有了妻室，必然恋爱夫妻之情，也就归降了。如此

一奏，狼主必定允准，那苏武虽不能回朝，到底有了家小，免得一人寂寞，也算你我尽了朋友的义气了。

卫律 (白) 有理有理。这也是一片好心，免得他背后说你我无有良心。少时一同启奏。

李陵 (白) 耳听靴声响亮，朝臣来了，你我暂且回避。

卫律、  
李陵 (同白) 请!

(李陵、卫律同下。)

### 【第十七场】

(雅多珠、左麻呢、胡克丹、右麻柯同上。【点绛唇】。)

雅多珠 (白) 俺，大丞相雅多珠。

胡克丹 (白) 某，大元帅胡克丹。

左麻呢 (白) 左将军左麻呢。

右麻柯 (白) 右将军右麻柯。

雅多珠 (白) 请了!

胡克丹、

左麻呢、

右麻柯 (同白) 请了!

雅多珠 (白) 老王晏驾，新主接位，今日升殿理事，两厢侍候!

胡克丹、

左麻呢、

右麻柯 (同白) 香烟缭绕，大王升殿来也!

(【小开门】。四太监、大太监、壶衍鞞同上。【吹打】。壶衍鞞拜印，坐。李陵、卫律自两边分上。)

雅多珠、

胡克丹、

左麻呢、

右麻柯、

李陵、

卫律 (同白) 臣等见驾，狼主千岁!

壶衍鞞 (白) 众卿平身。

雅多珠、

胡克丹、

左麻呢、

右麻柯、

李陵、

卫律 (同白) 千千岁!

壶衍鞞 (念) 沙漠三万里，长城一带天。礼乐从圣教，何日取中原!

(白) 孤家，匈奴国大单于壶衍鞞是也。执掌沙漠万里土地、只因老王驾崩，孤家新登大宝。众卿有什么强国富民，褒忠贬佞的好事，奏上几件，孤好行之!

李陵 (白) 臣李陵有本启奏。

壶衍鞞 (白) 有本奏来!

李陵 (白) 老王在世之时，有汉朝中郎将苏武，奉命出使我国，老王爱惜人才，劝他归降，谁知他执意不肯，因此将他贬在北海牧羊，今已有十余年矣。

壶衍鞞 (白) 噢! 苏武，是有的，有的。现在北海牧羊。

李陵 (白) 如今狼主新登大宝，理应收取人才，何不择一公卿之女，赐他为妻，那苏武感恩恋色，必然归降。不知狼主意下如何?

壶衍鞞 (白) 妙啊! 卿家言得极是。只是我国大臣谁肯将女许配外邦之人?

胡克丹 (白) 臣启狼主：那苏武乃当世奇人，求之为婿，实不可得。臣有一女名唤阿云，情愿许配苏武，乞主定夺。

壶衍鞞 (白) 卿家之女，既肯俯就，孤家何难乐从? 不知那阿云面貌如何。恐为苏武所笑。卿可宣上殿来，待孤观看。

胡克丹 (白) 领旨!

(唱) 女长大早配婚古礼所讲,  
就是那中国臣又有何妨?

(胡克丹下。)

壶衍鞞 (唱) 胡克丹爱忠良倒也豪爽,  
但不知这女子貌可端庄?

巴达赫 (内白) 走哇!

(巴达赫上。)

巴达赫 (唱) 汉朝打来连环表,  
回朝见驾奏根苗。

(念) 欲求干戈静, 须放忠良臣。

(白) 参见狼主千岁!

壶衍鞞 (白) 平身。

巴达赫 (白) 千千岁!

壶衍鞞 (白) 你不镇守边关, 回朝做甚?

巴达赫 (白) 只因汉朝来了一道战表, 要讨苏武回去, 乞主定夺。

壶衍鞞 (白) 哦, 汉朝打来战表, 要讨苏武回国?

巴达赫 (白) 正是。

壶衍鞞 (白) 哎呀! 可见得苏武是个大大的人才了。  
李陵、卫律, 你二人不及他多矣!  
巴达赫听旨: 倘若汉兵来讨苏武, 就说在我国北海牧羊, 已死多年了, 千万不可走漏消息, 回关把守去吧!

巴达赫 (白) 领旨!

(巴达赫下。)

胡克丹 (内白) 走啊!

(胡克丹上。)

胡克丹 (唱) 大王银安把旨降,  
宣来阿云到朝堂。

(白) 启狼主: 臣女宣到, 在外候旨。

壶衍鞞 (白) 宣上殿来!

胡克丹 (白) 千岁有旨, 胡阿云上殿!

(胡阿云、鞞婆上。)

胡阿云 (唱) 朝门外下香车心中暗想,  
却为何宣召奴来见大王?  
牡丹鞋踏玉阶不敢观望,  
红颜女脸含羞跪拜朝堂。

(白) 胡阿云见驾, 狼主千岁!

壶衍鞞 (白) 平身。

胡阿云 (白) 千千岁!

壶衍鞞 (白) 抬起头来!

胡阿云 (白) 是。

(胡阿云抬头。)

壶衍鞞 (白) 呀!

(唱) 见此女好一似牡丹花放,  
又好似巫山女来会襄王。  
孤欲待收贵妃芙蓉软帐,

李陵 (白) 狼主啊!

(唱) 爱美色宠妲己前朝纣王。

(白) 启狼主: 此女既然生得美貌, 快快传旨, 赐配要紧。

壶衍鞞 (白) 二卿所言极是, 奈孤后宫的嫔妃, 未有如此美貌者, 孤欲纳为贵妃, 休得阻谏!

胡阿云 (白) 慢着慢着! 我当是召我进宫, 为的是考才女, 原来是选偏妃, 这件事情, 可是万难从命!

壶衍鞞 (白) 孤家收你为贵妃, 乃是一桩美事。你为何不愿意呢?

胡阿云 (白) 狼主您就是国家王子, 也得懂点道理! 这么不懂道理, 八成您没念过书吧?

壶衍鞞 (白) 孤家何书不读?  
 胡阿云 (白) 您既念过书,可就好说话啦。  
 壶衍鞞 (白) 你要说些什么?  
 胡阿云 (白) 您既是一国之主,正当清心寡欲,整理国事。怎么着,先要纳大臣之女为贵妃?  
 如今天下荒荒,刀兵四起;洪水成灾,黎民困苦,已达万分。大王贪恋女色,以顾眼前快乐。您要照这样行事,只恐怕要自取灭亡吧!  
 壶衍鞞 (白) 这个……  
 胡阿云 (白) 话我可是说啦,我自己知道违了旨意,罪不能赦,干脆两个字,求狼主发落。  
 壶衍鞞 (白) 哪两个字?  
 胡阿云 (白) 请斩!  
 壶衍鞞 (白) 孤家焉能擅杀好人,赦你无罪,赐配苏武为妻,就命李陵、卫律护送前去成婚。  
 李陵、  
 卫律 (同白) 领旨!  
 胡阿云 (白) 别忙别忙,我还有话说哪。  
 请问狼主,哪一个苏武啊?  
 壶衍鞞 (白) 就是那汉朝中郎将。  
 胡阿云 (白) 就是那海上放羊,持节不降的苏子卿吗?  
 壶衍鞞 (白) 正是。  
 胡阿云 (白) 好极啦!他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子。  
 壶衍鞞 (白) 可惜他年岁特大了。  
 胡阿云 (白) 谁管年纪大小,我是知道他是个有节有志、顶天立地的奇男子。  
 壶衍鞞 (白) 妙哇!好个有志气的女子。  
 李、卫二卿,这有旨意一道。将此女送到海岸,前去与苏武成亲。  
 李陵、  
 卫律 (同白) 领旨!  
 胡阿云 (白) 臣女多谢狼主!  
 (唱) 谢君恩不罪奴宽宏大量,  
 配奇人又何妨海上放羊。  
 (李陵、卫律、鞞婆、胡阿云同下。)  
 壶衍鞞 (笑) 哈哈……  
 (唱) 好一个胡阿云真有志量,  
 做嫔妃又何如忠臣妻房。  
 这都是胡克丹平日教养,  
 (白) 退班!  
 (四太监、大太监、胡克丹、雅多珠、左麻呢、右麻柯同下。)  
 壶衍鞞 (唱) 我国家可算得礼仪之邦。  
 (壶衍鞞下。)

## 【第十八场】

(三羊形、苏武持节同上。)

苏武 (二黄原板) 叹光阴去不归梦幻泡影,  
 老苏武和番邦不能回程。  
 我几番登高山家乡望定,  
 沙漠宽路途远阻隔长城。  
 想当初围白登单于犯境,  
 陈平计作傀儡救了主君。  
 到如今困北海谁人怜悯?  
 只有这形共影珠泪淋淋。  
 (白) 俺,姓苏名武字子卿。官居汉室中郎将。只因十五年前奉旨出使匈奴国,不料被番王留住,劝我归降。是我大骂番奴,只求一死。因此打在北海牧羊。随来三十余人,至今未知下落。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西皮慢板) 大丈夫立朝廷当报皇恩,

苏子卿困北番身伴羊群。  
这也是命运低遭逢不幸，  
春与秋寒共暑风吹雨淋。  
将身儿且在这山石坐稳，  
暂学个修道客野鹤闲云。

(四番兵、四执事捧金帛引李陵、卫律同上。)

李陵、  
卫律 (同白) 子卿兄请了！  
苏武 (白) 两位贤弟，因何至此？  
李陵、  
卫律 (同白) 我们与兄台贺喜来了。  
苏武 (白) 哦哦，莫非要放我回国么？  
李陵 (白) 请进帐来，有话再讲！  
苏武 (白) 哦哦哦，是是。  
(苏武、李陵、卫律同进帐。)  
苏武 (白) 有话请讲。  
李陵 (白) 狼主有旨，苏武跪听宣读！  
苏武 (白) 呀呸！俺乃汉朝的使臣，就是不能遵你们番邦的旨意。有话快讲！  
李陵 (白) 李陵奏道，苏武牧羊海上，十有余年，义不屈节。孤今初登大宝，注意鰥夫，特选大元帅胡克丹之女胡阿云，赐配为妻；着卫律、李陵护送成婚，勿违此意，钦哉，谢恩！  
苏武 (白) 放屁！俺乃中原之人，岂肯要你们番邦的胡女？  
卫律 (白) 苏兄不可如此。此乃是一桩美事，何故不从？  
左右。吩咐吹打，扶新人下车交拜！

(〔吹打〕。鞞婆扶胡阿云同上，拜。)

苏武 (白) 哎呀！岂有此理，万难从命啊！  
李陵 (白) 快来交拜！

(李陵夺节，扯苏武拜。)

苏武 (白) 你二人怎么强逼成婚起来了？  
李陵、  
卫律 (同白) 恭喜恭喜！我们要复旨去了，明日再来叩贺。  
苏武 (白) 二位贤弟，愚兄还有话讲。  
李陵、  
卫律 (同白) 改日再来领教。  
带马！

(二番兵同带马。)

苏武 (白) 不要走，快把此女带了回去！

(李陵、卫律、四番兵同下。)

苏武 (白) 回来回来！

(苏武坐，呆看胡阿云。)

苏武 (白) 啊啊，明白了，这定是那番王因劝我数次不肯归降，如今又定下美人之计，前来哄我。定是这个道理，待我将它说破。

呔！番女听者：休同你们狼主用这美人之计前来哄我，俺苏武岂是美色哄得动的？俺乃有血性的男子，就是不做番邦的奴隶。

胡阿云 (白) 呀！  
(唱) 见此情不由人心中纳闷，  
苏子卿因何故这般无情。  
这时候却叫我难退难进，  
且说出心腹话看他怎生？

(白) 哎呀慢着！我知道他是个英雄，才肯来嫁他，刚才他说是我们狼主定下美人之计来哄他，这我可就不得不分辩啦！

(胡阿云看。)

胡阿云 (白) 我可不能不说啦，咱们先行个礼儿吧！

苏武 (白) 不消!

胡阿云 (白) 连礼都不回。我再坐下。相公, 您那套话, 我不明白, 请教请教!

苏武 (白) 你还要请教, 怎么不明白? 装糊涂!

胡阿云 (白) 您是个有血性的男子, 用美人计哄您什么?

苏武 (白) 不过哄我归降而已。

胡阿云 (白) 这件事情, 你要说我同他们定计哄您, 那可是错啦! 可惜你这人想不开——

苏武 (白) 我怎么想不开, 我怎么想不开?

胡阿云 (白) 你又不是大姑娘, 说话都不抬头, 看起来你们南方人哪, 实在是不大方。

苏武 (白) 她这人, 真真岂有此理!

(唱) 我本是顶天的奇男子,  
有什么低头怕见人?  
这一派激人言难动我心,  
就有些怕看你尊范是真。

胡阿云 (白) 噢, 你是怕我长得丑啊? 你瞧瞧, 成不成?

苏武 (白) 谁来看你呀! 有话请讲。我怎么想不开?

胡阿云 (白) 相公, 难道说“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这两句话, 您都不懂吗?

苏武 (白) 我怎么不懂? 就是不归降番狗!

胡阿云 (白) 骂我们番狗? 你娶媳妇就娶媳妇, 不归降就不归降, 反正我是嫁了你啦, 你要回国就跟你走! 我说了半天话, 您想一想, 对不对?

苏武 (白) 这个!

胡阿云 (白) 方才在金殿, 大王要纳我为贵妃, 我都婉言拒绝, 您再要是不明白啊, 那可真透着我爱嫁老头子啦!

苏武 (白) 呀!

(唱) 这番言真令人心怀开朗,  
作忠臣又何拒好逑成双!  
气恼中未看她如何貌像,  
果真是窈窕女琴瑟何妨!

(白) 且住! 气恼之中未看她像貌如何?

(苏武看。)

苏武 (白) 小姐, 卑人有礼了!

胡阿云 (白) 不消!

苏武 (白) 她倒拿起来了! 你又不是小家之女, 害的什么羞啊! 到底是北方人, 无有我们南方人大方!

胡阿云 (白) 我不是不大方, 我们长的难看, 怕人瞧!

苏武 (白) 这就奇怪了。

胡阿云 (白) 你瞧, 听说自己的媳妇长的难看, 把胡子一捋, “这就奇怪了”。你要看你过来, 给你瞧!

苏武 (笑) 哈哈……

(白) 匈奴之地, 竟有这样美色, 我好侥幸也, 哈哈……

(唱) 见此情不由人心花开放,  
真比那王国母西施还强。  
老苏武此时节神魂飘荡,

(白) 小姐!

胡阿云 (白) 放尊重点儿。

苏武 (唱) 望小姐休嫌我两鬓苍苍。

胡阿云 (白) 相公啊!

(唱) 你忠臣我义女志气一样,  
讲什么红颜女白发苍苍。  
从今后海岸边妇随夫唱,

苏武 (白) 小姐呀!

(唱) 我和你同甘苦地久天长。

胡阿云 (白) 相公, 把羊轰进去, 随我来吧!

苏武 (白) 来了, 哈哈……

(苏武、胡阿云同下。)

### 【第十九场】

(〔牌子〕。四龙套、公孙敖同上。)

公孙敖 (白) 本帅，汉大将军公孙敖是也。只因我朝苏武，奉旨顺说匈奴，被番王留住不放。如今番王晏驾，壶衍鞮登基，乘他朝事未定，往北国下了战书，催讨苏武回朝。本帅带领倾国人马，杀往边界关，与番奴大战。使他知道我国兵马厉害，然后再命中郎将傅介子前去讨取苏武还朝，今日发兵。  
众将官！  
四龙套 (同白) 有！  
公孙敖 (白) 起兵前往！  
四龙套 (同白) 啊！  
(〔风入松〕。众人同下。)

### 【第二十场】

(四番兵、巴达赫同上。)

巴达赫 (白) 某，巴达赫。奉新主之命，严守边界，提防汉兵。适才探马报道，汉王命公孙敖领兵前来，不免会他一阵。  
巴图噜！  
四番兵 (同白) 有！  
巴达赫 (白) 迎敌者！  
四番兵 (同白) 啊！  
(公孙敖、四龙套同上。钥匙头会阵。)  
巴达赫 (白) 呔！公孙敖，何敢犯我边界？  
公孙敖 (白) 你邦留住我朝苏武，竟敢不放。俺今奉了大汉天子旨意，带领全国人马，前来踏平你国！  
巴达赫 (白) 苏武在海上牧羊，如今死去多年。依某相劝，速速回兵，报与汉王去吧！  
公孙敖 (白) 一派胡言，看枪！  
(公孙敖、巴达赫同起打，双收下。四龙套、四番兵同打，番兵甲被杀，众人同下。)  
(公孙敖、巴达赫同杀上，巴达赫败下，四龙套自两边分上。)  
四龙套 (同白) 番兵大败！  
公孙敖 (白) 不必追赶，暂且扎营，且候傅大人到此，再作道理。收兵！  
(众人同下。)

### 【第二十一场】

(乱锤。巴达赫、四番兵同上。)

巴达赫 (白) 且住！公孙敖十分厉害，待某报与狼主知道，放回苏武，两罢干戈；或与汉兵决一死战。就是这个主意。  
巴图噜！  
四番兵 (同白) 有！  
巴达赫 (白) 好好把守关隘，勿使汉兵杀入！  
四番兵 (同白) 啊！  
(巴达赫、四番兵自两边分下。)

### 【第二十二场】

(常惠扮樵夫上。)

常惠 (念) 流落在北番，整整十九年。故土难回转，妻子不团圆。  
(白) 我，常惠。乃南朝人氏。十数年前，跟随苏大人来和北番。不想苏大人被拘海上牧羊，我等随来之人，也都流落在北国。是我只靠打柴度日。只因去年汉王

下了战书，要讨苏武归国，番王闻之，定下美人之计，把胡克丹之女胡阿云赐给苏大人为妻，如今一年之久，已然生子。唉！如果苏大人要是降了番王啊，十九载的志向，可就被一个女子给夺过去啦。唉！我是一辈子也挣不出回国盘缠的人啦，替人家瞎叹息什么！还是上山打柴也好糊口，正是：  
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念)

(内呐喊。)

常惠 (白) 看那边儿一伙人役，乃是汉朝的旗号，大书“中郎将傅介子”的名字，我不免在此等候，若能求那位官长把我带回去，岂不是好？有理有理。我就在这儿等着便了。

(【牌子】。四文堂、四青袍、旗牌、旗夫、傅介子同上。)

傅介子 (白) 前面为何不行？  
常惠 (白) 十余年前苏大人的随员常惠求见大人！  
旗牌 (白) 十余年前苏大人的随员常惠求见大人！  
傅介子 (白) 叫他马前答话！  
旗牌 (白) 大人命你马前答话！  
常惠 (白) 是。  
参见大人！

傅介子 (白) 听你讲话，倒是南朝口音。如今苏大人可在番邦？快些讲来！  
常惠 (白) 卑职名叫常惠，当年跟随苏大人当随员，前来和番，流落到此，打柴度日。今日行在路上，看见大人是南朝的官长，故尔大胆恳求大人，把我带回国去，死后也忘不了您的好处，

傅介子 (白) 原来如此。如今下官正是奉旨前来讨取苏大人的。前天路上闻得苏武已死于番邦，不知此话可真否？

常惠 (白) 不对，不对！去年番王因为苏大人十余年不肯归降，把胡克丹之女赐配苏大人，到现在有一年多啦。已然生下一个孩子来啦。怎么会说死啦？

傅介子 (白) 如此甚好。待我去会合公孙将军，同见番王，讨回苏武，公事完毕，将你一同带回国去就是。

常惠 (白) 哎呀大人哪！那苏武妻室儿子都有啦，只怕他不愿意回去啦！

傅介子 (白) 嗯！苏武乃是个血性男子，岂是美色留得住的？就怕见了那番王，一口咬定苏武死已多年，下官又无凭据，那时就难办了！

常惠 (白) 这……我倒有个主意，不敢混说。

傅介子 (白) 不妨，只管讲来！

常惠 (白) 是。此地风俗最迷信怪异之事。大人见那番王的时候，他要说苏大人死了。您就说上月汉天子在御花园闲游，忽然来了一只大雁，落在面前，腿上捆着苏武的血书，上面写着求天子发兵，讨他回国的话。番邦人心眼儿最直，您这么一诈，管保就把真话诈出来啦。

傅介子 (白) 此计甚好。随在马后，待我见了公孙将军，商议去见番王便了。

常惠 (白) 是。

傅介子 (白) 人役们，边关大营去者！

众人 (同白) 啊！

(【牌子】。众人同下。)

### 【第二十三场】

(四太监、值殿官、壶衍鞞同上。)

壶衍鞞 (唱) 孤修仁政掌朝纲，  
要学尧舜和禹汤。  
武备不如文治好，  
有德居之无德亡。

(白) 孤自登基以来，多修仁政，去年赐婚苏武，大略已把他心稳住。又在各处传言，苏武已然死去多年，绝了汉王之心。不想如今又败于汉兵之手。昨日差人去往汉营求和，汉营差官前来回聘，因此升殿等候。

李陵 (内白) 傅大人，请少候！

(李陵上。)

李陵 (唱) 堪叹当年降番王，  
遇见乡人脸无光。

(白) 臣，李陵见驾，狼主千岁！

壶衍鞞 (白) 平身。

李陵 (白) 臣启狼主：今有大汉使臣中郎将傅介子，前来回聘，现在殿外候旨。

壶衍鞞 (白) 宣召进见！

李陵 (白) 狼主有旨：宣天朝使臣傅介子进见！

(傅介子上。)

傅介子 (念) 入番风景异，别是一重天。

(白) 大汉使臣中郎将傅介子参见狼主！

壶衍鞞 (白) 中郎将平身。

傅介子 (白) 谢狼主！

壶衍鞞 (白) 汉天子安好？

傅介子 (白) 介子使臣达聘狼主，汉天子圣谕：以苍生为念，不忍争伐，愿得边关安静，两国从此和好。

壶衍鞞 (白) 孤家久愿如此。有劳中郎将跋涉前来。

李陵！

李陵 (白) 在。

壶衍鞞 (白) 吩咐设宴款待！

李陵 (白) 领旨！

傅介子 (白) 且慢！启狼主：我朝苏武今在何处？

壶衍鞞 (白) 说也可惜，老王爱他才学，劝他归降；是他不从，碰死馆驿，今已去世多年了！

傅介子 (白) 狼主身为国君，为何出此谎言？

壶衍鞞 (白) 此话怎讲？

傅介子 (白) 前者我主在御花园闲游，忽然落下大雁一只，足系血书，解下观看，乃是苏武所寄，言道如今他在海上牧羊，求我主救他还朝。现今两国和好，狼主理应释放，为何又说 he 已死多年，请问是何故也？

壶衍鞞 (白) 唔呼呀，真乃奇事啊！李陵可知苏武他——

(壶衍鞞使眼色。)

壶衍鞞 (白) 还在世么？

李陵 (白) 臣启狼主：苏武已有妻子，现在海上牧羊，并未曾死。

壶衍鞞 (白) 唔！既知未死，何不早奏？

李陵 (白) 臣想事隔一十九载，未关紧要，故尔未奏。

壶衍鞞 (白) 就命你前去释放苏武，即日随傅大人回国。他的妻子，乃是我国之人，不许同行。休得违误！下殿！

李陵 (白) 领旨！

(念) 忠臣到底见天日，智士何须过保身！

(李陵下。)

壶衍鞞 (白) 啊中郎将，苏武在此一十九载，持节不降，可谓忠贞不二。大人暂住宾馆，候告知苏武，孤家与你二人饯行便了。

傅介子 (白) 谢狼主！

(念) 一生忠义惊天地，半世灾退转帝都。

(傅介子下。)

壶衍鞞 (白) 值殿官过来！孤有旨意一道，宝剑一口，传旨胡阿云，她若执意贪恋苏武，必要同行，快快将她首级留下，不得违误！看文房四宝伺候！

(壶衍鞞修旨。【牌子】。)

值殿官 (白) 下殿去吧！

(值殿官下。)

壶衍鞞 (白) 吩咐文武百官，齐至北海，恭送苏武还朝，退班！

(众人同下。)

## 【第二十四场】

(三羊形、苏武同上。)

苏武 (唱) 牧羊毕归家转山坡来近，  
见鸣雁在空中成队结群。  
若能够往南朝带一书信，  
发人马救子卿回转都门。

(苏武坐石台。)

胡阿云 (内白) 相公，您回来啦？

苏武 (白) 回来了。

胡阿云 (内白) 进帐房里吃饭来吧，在外头坐着多冷啊。

苏武 (白) 尚不饥饿，此处和暖，你也出来坐坐呀！

胡阿云 (内白) 来啦！

(胡阿云抱孩子上。)

胡阿云 (唱) 清晨起家虽寒朔风不冷，  
帐房外天气暖春色宜人。  
叹光阴去不归无限愁恨，  
抱幼子向前去陪伴夫君。

(白) 啊，相公回来啦？

苏武 (白) 坐下坐下。

胡阿云 (白) 相公，一天到晚，您净牧羊，也不替我做做事情，您净劳累我一个人儿不成吗？

苏武 (白) 不是喏。想我被困海上，一十九载，虽然娶妻生子，怎奈君恩未报，祖国难抛，叫我怎的不愁？

胡阿云 (白) 哎哟！您是汉朝的大臣，天天这么哼哼唧唧，文文诌诌地，可真把我们的牙都酸倒啦！

苏武 (白) 你这话说的未尝无理，只是我心中终是不开化。

胡阿云 (白) 怎么着？您心里还是不开化吗？

苏武 (白) 然也。

胡阿云 (白) 岂不闻圣人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不管怎么说吧，我也是一国元帅的小姐，陪着您这么一年多，就跟面剂儿一样，  
您老人家还不开化，我们多么委屈呀！

(胡阿云哭。)

苏武 (白) 你平白啼哭，乃是不祥之兆，快休如此！

胡阿云 (白) 你那边去吧，我儿子要溺尿啦！

(胡阿云把尿。苏武用节碰孩子头。)

胡阿云 (白) 您倒是瞧着孩子的脑袋呀！

苏武 (白) 大意失手，待我看来。

胡阿云 (白) 得啦，那边儿去吧！

(胡阿云揉。)

苏武 (白) 不好了，大为冒失，竟将符节掷落于地！

(苏武拾节。)

苏武 (白) 冒失冒失，罪该万死！

(苏武拜。)

胡阿云 (白) 咳！你守义持节，做得这么憨蠢，真叫人瞧着怪难受的！

苏武 (白) 什么叫做“憨蠢”，我却不懂。

胡阿云 (白) 你还不憨蠢，我学给你瞧瞧！

苏武 (白) 倒要看看。

胡阿云 (白) 你瞧着！

苏武 (白) 快些学来！

(四番兵担酒引李陵同上。)

李陵 (念) 御旨开恩来放友，杯酒因公好送行。

(白) 哎呀，他夫妻在此做些什么，待我偷看偷看。

胡阿云 (白) 一早儿起来，就拿这根棍子，拿起来唉声叹气，把帐房门一开，天哪，地呀，  
眼泪汪汪的——

(胡阿云碰李陵。)

胡阿云 (白) 哎呀! 李叔叔来啦!

李陵 (白) 啊贤嫂!

苏武 (白) 李贤弟来了, 有罪有罪!  
 妇道人家, 懂得什么, 大为不敬。  
 贤弟请进来吧! 到此何事?

李陵 (白) 小弟又来与仁兄祝喜来了。

苏武 (白) 怎么, 还要娶媳妇么?

胡阿云 (白) 没有那么些个便宜事。

李陵 (白) 非也! 狼主有旨: 放兄回国, 已命合朝文武在山下恭候送行, 命弟前来送信。  
 请兄台同汉臣傅介子即刻起行。

苏武 (白) 哦, 番王放我回国么?

李陵 (白) 正是。

苏武 (白) 谢天谢地!

李陵 (白) 小弟备得有酒, 与仁兄饯行,

苏武 (白) 大家席地而坐, 痛饮几杯。

李陵 (白) 将酒摆下!

四番兵 (同白) 是。  
 (【吹打】。四番兵同摆酒, 同下。)

李陵 (白) 请坐!

苏武 (白) 贤弟请!  
 (唱) 感贤弟朋友义我心敬领,  
 只可恨不能够携手同行。  
 十九载困匈奴风霜受尽,  
 到如今才得要回转家门。

李陵 (白) 仁兄啊!  
 (唱) 适才间狼主言难以瞒定,  
 乘这时无人到说出真情。  
 (白) 啊贤嫂, 将酒宴撤去, 有一言告禀, 贤嫂千万不可悲痛!

胡阿云 (白) 放我夫妻归国, 还有可悲的吗?

苏武 (白) 有话请讲。

李陵 (白) 将酒撤去!  
 (四番兵同上, 撤酒席同下。)

李陵 (白) 啊贤嫂, 适才小弟奉旨出朝, 狼主言道: 如今放苏武回国, 他的妻子乃是我国  
 之人, 不许与苏仁兄一路同行!

胡阿云 (白) 怎么, 不许我夫妻同行吗?

李陵 (白) 正是。

胡阿云 (白) 此话当真?

苏武 (白) 此话当真的吗?

李陵 (白) 你我知己之交, 焉有谎话呀!

胡阿云 (白) 哎呀!  
 (胡阿云晕倒。)

苏武 (白) 哎呀! 贤妻醒来!

李陵 (白) 贤嫂醒来!

胡阿云 (西皮导板) 听此言好一似当头雷震,  
 胡阿云、  
 苏武 (同三叫头) (我夫) (贤妻)! (夫君) (我妻)! 哎呀! (夫哇) (妻呀)!

胡阿云 (唱) 狼主言因何故这般无情?  
 (白) 夫哇!  
 (唱) 眼睁睁夫妻们就要分定,  
 要相聚除非是梦里重逢。  
 (哭) 喂呀……

苏武 (白) 妻呀!  
 (唱) 想天道叹人事俱难拿定,

既放我何不放胡氏阿云？  
 观娇妻与幼子伤心难忍，  
 妻儿呀！  
 恨不能偕白首痛不欲生！  
 这时候李叔言似信非信，  
 我狼主礼义君未必是真。

胡阿云 (唱)

(白)

李叔叔，狼主把我赐配苏武，乃是他亲口传的旨意，怎么这次又不放我同他回国？您这不是冤我们，闹着玩儿的吗？

李陵 (白)

此事哪有戏耍的道理！实在是真情。贤嫂不信，少时圣旨到来，你就明白了！

值殿官 (内白)

(值殿官上。)

值殿官 (白)

李陵、胡阿云跪！

胡阿云 (白)

快说吧！

李陵 (白)

臣！

(胡阿云、李陵同跪。)

值殿官 (白)

听宣读。诏曰：今有大汉使臣前来，讨取苏武还朝。朕念苏武在此牧羊，一十九载，苦处受尽。今命同傅介子回国。胡阿云并其子，乃是本国之人，不许随同前往。外有宝剑一口，交与李陵看守。如胡阿云执意同行，即将其首级斩来见孤，毋得违旨！

李陵 (白)

领旨！

胡阿云 (白)

拿过来吧！什么叫“旨意”！

值殿官 (白)

李大人，宝剑在此。我要复旨去了。

李陵 (白)

请！

(值殿官下。)

苏武 (白)

哎呀妻呀！既是番王不容你我同行，只怕此事难以挽回了！

李陵 (白)

是呀，贤兄、贤嫂，有话快些言讲，少时傅大人到此就要起行了。

苏武 (白)

哎呀妻呀！李贤弟不是外人，你有什么言语，快快讲来！

胡阿云 (白)

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哪！前者那昏王一见我就要纳为贵妃，如今不放我回去，他还是有这个心。你走之后，我也不过是一死而已，还叫我說什麼哪！

苏武 (白)

哎呀贤弟呀！如今将他母子托在你的身上。若得幼子成人，我苏武自当衔环答报。请上受惠兄一拜！

李陵 (白)

仁兄请起！

苏武 (唱)

叹人生好一似白驹过隙，  
 偏有这伤心事令人断魂。  
 我走后他母子托你照应，  
 喂呀……

胡阿云 (哭)

(唱)

倒做了失群雁独自飞鸣。

(四车夫、傅介子同上。)

傅介子 (唱)

辞别了匈奴君足踏金镫，  
 到海上牧羊处来迎子卿。  
 急忙忙下雕鞍向前相认，  
 傅大人来了！

李陵 (白)

傅贤弟来了！

傅介子 (白)

子卿兄！

(唱)

可叹你须鬓斑一十九春。  
 (白)

子卿兄，特来迎接老先生归国，就请速速起身！

苏武 (白)

有劳跋涉前来，使我得归故国，我这里拜谢了！

胡阿云 (白)

哎呀相公啊！你真舍我母子一走吗？

苏武 (白)

哎呀妻呀！你国狼主不容你同行，叫我无法可施，望你自己保重要紧。

傅介子 (白)

啊，李贤弟，这就是子卿兄续弦的夫人么？

李陵 (白)

正是。

傅介子 (白)

可怜哪可怜！

啊仁嫂不必如此，日已当午，匈奴官员在山下等候送行，再若延迟，恐生他变。你夫妻速速分别了吧！

胡阿云（白）相公啊！此子乃是苏门后代，抛我而去，没有什么要紧，难道你真这样狠心抛下这孩子一走吗？

（胡阿云哭。）

苏武（白）这个……哎呀！

（乱锤。）

傅介子（白）仁兄若是这样难舍难离，那番王一变初衷，连仁兄也走不成了！

李陵（白）贤嫂不必啼哭，仁兄走后，凡事自有小弟照看。众文武恭候相送，快放仁兄一走。

胡阿云（白）哭会子也是无济于事。相公，我与你已是二载的夫妻，相亲相爱，留我在此，你回到祖国，也是心悬两地，不如死在你的面前，一则免你挂念，二来也好遮掩山下人的耳目。

这个傅大人，我死之后，千万想个法子，能使此子同他父归国，我死在九泉也是感你的大恩。

哎呀儿啊，为娘要与你永别了！

（唱）这才是刀割肉心痛难忍，  
诚所谓生离别成箭刺心。  
将娇儿交与了夫君抱定，

（胡阿云交孩子，苏武不接。）

胡阿云（白）罢！

（胡阿云将孩子放地，夺李陵剑。）

胡阿云（唱）拼一死也落得万古留名。

李陵（白）贤嫂你不要如此！

（胡阿云自刎。）

苏武（白）哎呀！

（唱）一见那贤德妻夺剑自刎，  
可叹你红颜女月貌花春。  
这是我垂暮人又添薄幸，  
我的妻呀！

傅介子（白）李仁兄啊！

（唱）有一个绝妙计你可依行？

（白）如今仁嫂尽节而死，就将此子藏在车中，带回国去。李仁兄回复番王，就说胡氏在自刎之前，已将此子丢落涧中而亡。未知尊驾可能依计而行否？

李陵（白）此事包在小弟身上就是。

傅介子（白）子卿，不必悲泪，将贤侄藏在车中，带回国去，速行为妙！

苏武（白）李贤弟，贱内尸首，拜托葬在我牧羊之地，也好名垂千古。你我后会有期，拜别了！

（唱）拜谢你十九载待友情分，  
从今后远离别阻隔长城。  
急忙忙将幼子车内藏定，

（苏武藏孩子。）

苏武（白）告辞了！

傅介子（白）带马！

（苏武上车，傅介子上马，车夫持节领下。）

苏武（唱）此一去见故主欢会龙廷。

（苏武下。）

李陵（白）从人们走上！

（四番兵同上。）

四番兵（同白）大人何事？

李陵（白）胡阿云尽节而死，将幼子丢在涧中而亡，难以寻找。你等用芦席把阿云尸首盖好，待下官禀过狼主，也好埋葬。来，带马复旨去者！

（众人同下。）

(完)